

刘亚栋  
◎ 著

MINBAN JIAOSHI

# 民办教师

一段尘封的历史，令人慨叹，唏嘘……揭示、叙述它，使一些转正了和  
转正的民办教师们，同样为农村基础教育奉献青春与热血……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## 作者简介

刘亚栋，一九五一年生于长安县（现西安市长安区）。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，一九六九年二月参加工作，成为民办老师，一九九〇年转为公办教师，一直在农村初级中学及小学任教，二〇一〇年从小学校长位上退休。中共党员，小学高级教师，持有中小学教师资格证。于二〇一一年在《华夏文坛》杂志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两河经事》，《民办教师》是其第二部长篇小说。



# 1

黎子慧！

到！我叫黎子慧，初六三级毕业，现为回乡青年，完咧。淑女的模样，巾帼的腔调，应答完毕，便惹得全场哗然。叫作黎子慧的女生，准确地说，一个大姑娘家，并未为大胆、脆亮的声音而羞怯，反倒和大家一同笑起来，全场数她声音最大，还富有节奏和韵律感。

好了好了，本乡本土，街坊邻居的，谁不知道你。叫你几个弄啥呢？不清楚了吧，都给咱教学——教学！可不是老戏里的白先生教学。哈——支部书记谢大运、大队长王生财，被几个大姑娘叫伯叫叔的俩村干部一先一后说了上述几句话，不再嬉笑了的她们几番交头接耳后，一致点头称是。在这里，我得赘述一句，四个大姑娘同一天当上了教师，时值“社教”运动刚毕。教娃不是哄娃呢，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，你没金刚钻就甭揽瓷器活。眼看你们都到嫁人年龄咧，嫁不成，要嫁必须嫁给本村。再就是教学是个轻省活，工分少，看上挣大工就甭教，想教学的人多的是，跟司马懿的兵一样。你几个是咱精挑细选出来的，老实说，比咱拣棉花籽还细发。是团员吧，听党的话，服从支部安排，“社教”刚毕，不要寻着招祸。记着，刚都表态咧，一口唾沫一颗钉，钉钉就要钉板凳！支书、大队长敲着烟锅轮番说了这些话的，除过黎子慧，其他三个姑娘的身子随着烟袋杆子的起落也哆嗦了几下……

噢，差点忘了交代我自己，我呢，李干，初六六级毕业，记住，不是大姑娘，是个小伙子。一九六八年也教了学，我村同年上了三个男子，我们村离子慧她们的学校约五里路，属一个完小辅导区。我们的民办教师生涯由此开始了。

第一次见黎子慧是偶然的，但我并不觉着突然。她说我很有才艺。毫不谦虚地讲，是的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这些都拜“文革”所赐。那时候干啥呢？排节目搞宣传，走村串乡寻找笼络“革命派”，批判打击“保皇派”，要不，把关



进“牛棚”里的校长、老师拉出来再斗争斗争。似这样，毕不了业，离不了校，只得边搞革命边等毕业证，反正也考不成中专考不成高中，全乱套了。我可没浪费时间，利用“革命”的间隙，除重温了三年所学的全部知识，还学会了识谱，吹笛，拉二胡。硬挨到一九六八年，领了一纸毕业证书，攒了一包“红太阳”像章，戴了两个红卫兵袖章，偷拿了一把二胡，夹了一沓子写大字报没用完的白纸回家了。

哎——我知道你叫李干，拍子打得好，花哨。我只顾盯你的优美动作，差点儿忘了唱歌。一次语录歌比赛结束后，黎子慧有意找我搭讪，直夸我拍子打得好。我骄傲了，头扬得老高，得意忘形地对她吹嘘：这叫指挥艺术，打拍子，土话，当老师的了还说土话……发现她的脸“腾”地红了，我自觉失言，掩饰窘态的同时夸她唱得好，高音区时声音很平稳。

哦……有点儿意思，几十人的大合唱，你怎么偏偏注意到我的？她调皮地问道。不懂了吧，指挥家是干什么的？我不无揶揄地说。黎子慧愣了会儿，继而爽朗地笑了，她说：不愧叫李干，“刑天舞干戚”，你干练，有才华。其实她早就听说我把我们学校的合唱团排练得有声有色，她们几个都知道的，还偷着看过几回。交谈的过程中我才知道，她长我一岁，却比我早念三年书，早教三年学。那时念书年龄相差三五岁不奇怪，比新中国成立初强多了。新中国成立初上初小的好多都是娃他妈，正上课之际，婆婆便寻来叫媳妇给娃吃奶，往往有学生奶膀憋得受不了，打报告要求回家给娃吃奶。年轻老师一笑，痛快放行。黎子慧大概属早慧型，她七岁上学，我十岁才上学。她说她自小聪明，五岁背过《三字经》，六岁背过《百家姓》，七岁背过《千字文》，算盘打得蛮精，“狮子滚绣球”“九归克郎”倒顺只是一袋烟工夫，她爷点起烟锅说开始——烟未抽完她打完了。

反正我念书还凑合吧，后来，后来……分心了吧，没考上中专，家里人都蛮可惜的。也好，要不咋能遇上你——她笑了，很开心，很天真，花枝乱颤。我并不惊讶，因为，她眉宇间的英气，脸庞上的自信和嘴里的舌灿莲花，足以证明她是个不同凡响的人，何况，那对酒窝很迷人。遇上我能咋样？大姑娘家一点儿也不矜持。我数落她。嘿——你奚落我吗？没办法，这叫心性、脾气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嘛。

先前我也听说过黎子慧他爸在“社教”中是个“四不清”干部，后来很快



“下楼”（甄别后无重大政治、经济问题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叫下楼）了。如此说来，干部子女，他爸非等闲人，女儿受遗传或环境影响而远胜他人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前三年闻其名，后三年我教了学观其人，好感加接触，愈发引起我对她的好奇和重视了。



## 2

还是从教学的头一年说起吧。

咱这叫民办教师。听说，民办教师下一步就是公办教师，吃商品粮，是公家干部哇。他们几个喜形于色，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，好像那个诱人的颇具诱惑力的“公家干部”在前头招手呢，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我不以为然，哪有那么快的，虽说冬里刚填了表，也仅是个花名册而已，什么手续都没履行……我心里直犯嘀咕：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远比“社教”那会儿要凶猛得多，灵魂以至肉体都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锤炼，这一锻打一火烤，谁知道自己是啥模样，以啥形象示人？到后来，料定是啥结果？吃商品粮能容易？

你，第一炮。你，第二炮。你，第三炮。散会——校“革委会”李主任给我和三民、喜财安排了晚上大队批判会的发言任务后，笑呵呵地宣布散会，临出门还强调说，三炮轰得牛鬼蛇神无处遁形。李干，当然是“喀秋莎”，你俩，加农炮，榴弹炮，甭让群众说咱学校对敌斗争不积极，还有，大队“革委会”的肯定也很重要。那你呢？喜财还是没忍住问李主任的工作任务是啥？想必仍端个凳子坐在会场呼口号呢。我……嗨，炮兵阵地执掌发令旗的，令旗一挥，万炮齐鸣啊——李主任言不由衷地支吾着，说完朝大家诡秘一笑转身即走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摇了摇头，听爸说李主任私下里给他说过运动厉害着哩，脑后都得长眼睛，放机灵点儿，少得罪人。由此，但凡政治任务他都首先支派俺三人，支派就支派吧，俺仨还你争我抢的，谁不想在运动中出风头？咱年轻好胜有活力，就是还幼稚点儿，对人情世故并不在意，至于李主任怎么想怎么做与咱无关。这不，接受任务的兴奋劲儿真无以言表，我只盼着天早点儿黑下来，看那万炮齐轰的壮观场面呢。俺仨的三门炮既已接到命令了则是弹上膛只待开火，多少回了，早已成习惯。“战场”还是学校的三间教室，十个挨斗对象一溜儿排开，八男二女，平均年龄六十多岁。最老的八十有二，最小的是原敌伪军官的小妾柳翠红，五十



六岁。他们都弓腰低头，瑟瑟地打战……我心里骂他们：没轰呢，装什么熊样儿，一会儿保叫你们跪地求饶……无意中，我扫见了父亲，他坐在角落，正黑着脸瞅我。这……身后十门炮轰开了（大队下辖的各部门的发言代表），猛烈地倾膛而出——原来接受炮轰的情景是那样——用惨不忍睹形容并不为过，柳翠红尿裤子了，还被轰倒在地，长条条趴着，因为一女“炮”手真对她动“炮拳”，先撂倒，再踩上“炮脚”，踏实，做李铁梅高举红灯状……

下一位发言人，学校代表李干——

打倒反动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——敌人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——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我上了台，呀——这阵势这气氛不由得人血脉贲张，又突觉紧张，那女炮手的勇敢亮相给了我鼓舞还是……脑子里有点儿混乱，嗡嗡直响，总觉着口号是冲我而来的而不是针对批斗对象，应是静场时呼那样的口号，你们这样欢迎我上台发言，欲将我置于何地？慌乱中，我又看到了父亲，三百瓦灯泡下，他的眼神满是无奈，还有乞求……那一闪念间出了点岔子，头一炮肯定是哑炮了。反正，喀秋莎炮弹是怎么轰出膛的我不清楚，临下台，八十二岁的老地主是趴在地上的，我仍是在混乱的口号声中跌跌撞撞回到座位上的。

女“炮手”打倒一个女的，喜财打倒一个男的，都是同类，不足为奇。我只是发言，做语言批判，把老地主打倒了？我并未出拳脚呀。李主任戏称我们为炮手，这样的炮弹真的威力无比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然消息不胫而走，南北二村摇铃咧，红卫大队批斗会战果辉煌，阶级敌人全被打倒在地。事实也正如此，各炮手所轰的具体目标，分别挨了几拳几脚，连打带吓，他们先后倒地。未倒的三个是被民兵连的代表——一个彪形大汉，照他们前胸后背擂几拳，踢几脚，统统放倒才跳下台子。我是事后听说的，因为当场的确比较混乱，不清楚老地主是怎么趴下的，自己根本未动一指头。

斗争显干才，你李干甚是勇猛，怎么就对一个八十岁老人下得去手？看来我把你小看了，打拍子拉胡琴的手竟也凶狠恶毒……红星辅导区全体教师会后，黎子慧把我无情地嘲弄了一番。那天，她的模样甚是威严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大有一口吞下我的架势。唉，以讹传讹，都成了我野蛮打人的口实，我百口莫辩，甚至用上了老农诅咒发誓的办法，换来的只是她轻蔑的冷笑和一脸的鄙夷。本想多说一会儿话，结果闹得不欢而散。我懊悔、沮丧，即便如此，我对她的性格又多了一分了解。



### 3

第二年，“文革”继续着。

革命呀还是教学呀？虽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但似乎本质是紧密相关的，如其不然，此运动为何首先发源于学校呢？所以教育革命便应运而生，到了地方，便是学校“地方化”，这时候，“民办”教师就被名正言顺地叫开了，叫响了。不单单是公办教师之外的一个称号，而是各村堡寨一哄而上办的学校因公办师资严重不足，后补充的只挣工分不挣钱的教师人数占到各校的半壁江山，不，是一统江山。叫民办恰如其分，是生产大队供养，国家不花一分钱。

教学时间少，开会时间多，哪来那多的会呀？上边说是革命形势需要。既然需要，就不必办学了，男女老少齐革命得了。上边说办学是为了教给下一代革命的本领，如此说来，咱当老师肩头的担子不轻呢，对，挑上重担，开会教学两不误呀，可寒假里开会却是另一个样。

“反骄破满”学习班上，喜财发难，向我和三民直接进攻，俺俩被打蒙了，在批斗会上不对阶级敌人动拳脚跟骄傲自满挂上钩，他理由充足且佐以旁证，把死气沉沉的学习会即刻变成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会，一时间剑拔弩张，势不两立。他说，“皎皎者易污，峣峣者易折”，最高指示不是说得很明白嘛，你只口头批判阶级敌人而不付诸行动，是宽恕敌人，宽恕敌人的结果是祸害人民，真不知道你们当时存有多少私心杂念……七绕八拐，绕到反骄破满上，绕到最高指示的寓意上。他一副得胜样子，撇嘴笑我。我肺都能气炸，指他鼻子道：你咋能无中生有，无限上纲……着啊，说来说去总是有啊，啥叫上纲，本来就犯了纲上的大错。我越辩解，辫子越被他抓得紧，我俩由会议开始辩论到吃饭时，其他老师如局外人，饶有兴致地坐山观虎斗。三民太不争气，扔下我孤军奋战，偶尔插几句，被喜财顶了回去，即刻变成银样镗枪头，闷住头再不吭气。李主任可高兴了，几天学习班，人都像驴把嘴踢了，瞌睡丢盹，鳖瞪眼，伸懒腰，偶尔说几



句，谁也不往正题扯，今天够热烈的，教育专干一检查，如此气氛，如此场面，谁不说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呢？全公社的总结会上一定表扬李主任及他领导的红卫小学。他听到外边有敲碗敲缸子准备吃饭的动静了，这才拦住我和喜财的话头：哎——注意，注意啊，掌握分寸，不要离题，啥敌人敌人的，骄傲自满是目前最大的敌人，像平日打黑帮一样，咱要集中大力打反骄破满，啊不，打骄傲自满，狠斗私字一闪念。你们几个都是有骄傲本钱的，朝气蓬勃，文化程度高，根红苗正，可不能做易污易折之类。啊，下午继续——李主任回头望了望喜财，脸色有点儿不自然，他是怕喜财记住了刚才说的那句错话……

翌日，继续在教室开讨论会。县属七中的教室都镶着玻璃，寒风冷气被隔在外边，但大伙儿还是冻得受不了，干脆跺着脚哈着手，趴在桌子上重复先一天的讨论。今冬格外冷，冻僵的手、脸连同全身偶尔只会机械地转动，不知谁先领了头，把七个人慢慢扫视一遍，接下来每个人均按那人的姿势、动作挨个轮流扫视其他人。俩小时过去，到了休息时间，同志们犹如放风时的囚犯，一个个冲出牢门，到外边享受冬日里的阳光。听说外校会场挪到打着麦秸地铺的宿舍了，把脚塞到被窝里，到底暖和得多，狗冷先冷嘴，人冷先冷腿，只要腿不冷，其他都好将就。几个人给李主任建议，也挪会场。见外校确有先例，他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县七中是我的母校，学习班开班一礼拜，我天天利用饭后休息时间到处转转。寒风中，景物凋零以至破败，唯东南公社“反骄破满学习班”的巨幅标语在哗哗作响，几面山墙上张贴的与之有关的标语在阳光照射下更是鲜艳夺目。我不得不佩服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是怎样把它们粘贴得那么牢固，几经凛烈寒风依然不掉，除此外，偌大个学校别无生气。赵老师是我首当拜访的，他们中学组在前边，我们小学组在后边，除过吃饭，开会期间不允许串班的。

这运动……和老师在一起，往往无话不谈。

声放小，隔墙有耳。赵老师给我使眼色，我警觉地抿住嘴。他从“牛棚”里解放出来时间不长，像被猎豹追赶过的小鹿，至今仍惊魂未定。我也看到，他的确受不住再次打击。被打掉三颗牙，被打折的腿还未痊愈，罩棉袄的外衣又烂又脏又短，根本遮不住已磨破的棉袄下摆露出的棉絮，一脸病态和挨打留下的疤痕。我甚是痛心，眼眶涩涩的不知所云。对学生，他还是当年那句话，好好学只不过变成好好干。然后压低声音说：迟早要转正的。谢谢你给我拿的红芋，谢谢你还能来看老师——两滴清泪淌下来。



赵老师，我当老师有何用？眼看你……

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啊。比起你故去和致残的三个老师，我幸运多了。他唉声叹气的，用力将紧绷的没有肉只有皮的脸色挤成笑脸。我的心似被刀割般，哽咽着说不出什么。

黎子慧的三组怎么那么多的女的。你要去见个面说个话，异样的目光比比皆是。

因为没在一个组，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，还是为求证心中的疑问专门去的。那天吃过午饭，当我向她宿舍走去时，她朝我步履匆匆地走过来，脸上挂满笑容，伙食改善了吗？是在咀嚼那种香味还是有其他喜事？快到我跟前了她却故意放缓脚步，我只好向前又跨三步。

你——你——两人几乎同时招呼对方。

学习讨论，受益匪浅吧？她主动问我。我迟疑片刻，毫不掩饰观点，把在赵老师房子未倾吐的心里话，也是几天来积蓄的满腹牢骚向她一股脑发泄出来。她冲我直摇手，撮住唇打嘘声：你疯啦！紧挡慢挡还说了那么多。“风物长宜放眼量，牢骚太盛防肠断”，就是对你这号人说的。要我讲，私下和喜财沟通沟通，他是觉得打了批斗对象受到非议，脸上挂不住，才利用学习班的机会与你俩说道的。计较啥呢？人嘛，往好里想就洁白无瑕，往坏里想就一无是处，是这道理吧，关键看你怎么想。她说得很随和，如话家常，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我和喜财充满火药味的矛盾，还有其他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。行啊，小女子薄如蝉翼的双唇就人就事说出许多道道来，在她期许的眼光逼视下，我倒成了犯错的小孩，乖乖地被训教呢。你还在误解我吗？我怯生生地问。嗨，你说上回事吗？真相早大白于天下了，我还记它干啥？倒是你，不要叫人当枪使……说着，她又长叹一声。我有些不解，也很紧张，问道：当枪使……这从何说起？有啥话你直说，甬叫我胡思乱想了。好吧，我对你无须隐瞒什么。她沉思片刻，像鼓足极大的勇气，说：这时局你难道看不清，就是阶级斗争，一句话，人斗人，斗来斗去斗个啥名堂，说不清的比说得清的多得多，思想、行为全乱套了，全国人民只剩下忠与不忠可检验了……我惊恐地向四周望去，旁边并无过往的人，我提吊的心才踏实了。虽然她的话语很低，除近身的我才能听得真外，相信并无其他人听得见，但我还是为她激动的情绪捏一把汗。你要吓死我呀。我抱怨她，要说此类话咱那个地方吧。她说：你雀胆呀。好了，咱大大方方说话旁人不会有啥看法的，那个



地方你试试，飞短流长会找上门的。女孩家还是心细，我只顾为能坦白地聊聊，并未考虑男女之嫌这点，好，随她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。

你刚说到学习班变味走样了，还有人陪桩呢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我急切地问，因为她甚是焦虑，还有些生气。陪桩是一老说法，在处决犯人时为震慑其他胁从者所用的一种手段，古来有之。从“社教”起，公审公判大会惯用之，而今，学习班也用了？子慧重提，必有隐情，她们小组还是其他组有这种情况，我岂能不知道？你听到还是看到？我追问她。我见来，中学组，赵老师——她捂住脸，肩头一耸一耸，哭了。啊！衣衫褴褛，一跛一瘸的赵老师……不是亲眼所见她不会伤心的。她父亲“社教”运动中多次受到批斗，心理上本能地产生害怕和不满……这就是她所说的变味、走样，也因联想到她父亲的缘故。我沉思已久，找不出合适字眼安慰她，叽咕道：那，那……学习班，陪斗的，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呀。小兄弟，幼稚了吧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你多长些心眼吧。她缓缓地，又像忠言相告。你大我一岁，把时局能看透？咱民办，只能随波逐流罢了，会改变什么呢？听她好友说，她实际年龄大我几个月，同样是一九四九年生人，因而，我说话也无所顾忌了：咱只管眼前吧，别再为自己加额外负担，年龄不大，红颜已改，可要后悔哟——瞧你，总不见长大……她脸红了，露出些许无奈，几次欲言又止，又默坐着，直到上课铃响起，她才恢复常态，很快进教室去了。

春季里开学忙得很，校际活动也未开展，我和子慧好长时间未见面。见面多的就属喜财了。我恨他，太不够朋友，关键时刻怎能出卖朋友呢，何异于战争年代的叛徒！一个村的，同学，同龄人，咋能说变脸就变脸，图名还是图利呢？咱不过就是个民办教师，你能马上吃商品粮，想得美。又一转念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，叫人说咱李干没水平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仨好友起了内讧，叫村里人咋评价？反过来想还是气不过，不能便宜这号无情无义的人，叫他为诬陷别人付出一定的代价。主意已定，和三民稍做商量，把这东西先晾一段时间。冷落几天后，喜财受不了了，七个人的学校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天天直面对方，那种憋屈，以致妒忌迟早要爆发的。果不其然，周三下午政治学习一毕，喜财把俺俩堵在会议室，颇难为情地一个劲儿在笑，递烟，擦洋火，殷勤得不得了。我不屑一顾，三民准备开口，被我拦住了：有屁就放，叫俺听闻得闻不得。喜财真的发作了，这一发作，我觉着才舒服。他扇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拉着哭腔道：李干，你们甬跟我一般见识，我当时急昏了头，咋疯狗一样胡咬呢，伤了咱弟兄感



情，今几个诚恳道歉……大小伙子鸡啄米般点头、拱手，我心释然，三民也未说啥。劈头盖脸臭骂他，拳打足踢报复他，我不能那样做，他把自己比作疯狗了，足见对自己的投机心理也罢，哗众取宠也罢，是有一定认识的，咱倘不依不饶，那成啥人了。我迟疑片刻，走上前去拉住喜财的手，三个人的手还是握在了一起。

教学的不好好教娃们，成天开啥会呢？隔壁二叔问我。其实在家的时候爸也经常问，见我不回答他便生气了：民办教师，开会教师，生产队也能开会，咱干脆回来算咧。我赌气说：下一步就吃商品粮呀，你要把儿耽搁了？我声一大，他便不吭气了。去年至今，铁路、商业、建筑都招过人，那要在大队有人有后门有粗腿呢，咱好歹被推荐教学了，也算脱离农业了，再一折腾岂不前功尽弃了？得得得，那就混吧，我看都混成开会专家，咋能教好娃们。爷儿俩往往不欢而散。对于二叔的质问咱得从正面好好予以解释，正思量当儿，不防，喜财在一旁给接上了：二叔此言差矣，开会是为了更好地教学，会开不好，就会把娃们教到阴沟里去，文明话叫引入歧途。像生产队革命生产两不误一样，俺的叫开会教学两不误，你老不懂吧。嗨——看你嘴像八哥一样，难不成不给娃们教洋码字和天地人，光教开会呢？开会能做官能发财？你这封资修的东西该上批判会了——喜财一诈唬，二叔吓得脸色大变，他知道那会比这会厉害多了，弄不好还挨打呢，锄一掬转身就跑。俺们仨都笑了，我心里隐隐作痛，这会开到啥时为止呀，开出个商品粮也值得，开不出，还不如回生产队种庄稼。肩头被背包绳勒疼了，才记起马上要搭车去县城二中参加暑期“一打三反”学习班，二叔真是的，害俺仨人多受会儿罪。

全县教育系统的学习班真是热闹，人多，气氛浓，红旗招展，歌声嘹亮，到处洋溢的欢声笑语令人耳目一新。李干，你教学是实至名归呀，我是赶鸭子上架的。同学熊正梅有点儿自卑，她念书时很实诚，不善言语，见说话脸就红了，如今看上去比念书时那个腼腆女生强不了多少。咳，彼此彼此。你看，同学还不少。怎么样，谈婚论嫁了没？我为自己的问话觉得唐突时，她的脸更红了，摆了摆头，欲拿刘海苦住，为顾及我的面子，嗫嚅道：当这么多人的面问这话叫人多不好意思。家里给提说的不少，我都拒绝了，以后会发展个啥样子谁也说不清，能不能吃商品粮？才教两年学就嫁人不合适。我说：二十二三了，到时候了。你把媳妇娶了？娶了，都有娃了。啊——她不知是惊还是喜，身子不由自主朝后倾



斜，险些跌下凳子。我故意取笑她，贴住耳朵说：媳妇就在我身边呢。又一声啊，她左寻右看，跟前并无旁人，伸出指头指住我额头说：你还是上学时那个能言利嘴，爱开玩笑的样子，叫我又吃亏了。我想当你的媳妇你敢要吗？这……我敢要吗？前途未卜，相同命运——我在沉吟，她却咯咯大笑，笑声在操场飘荡……

欢乐是暂时的，和同学朋友熟人相聚仅是报到的那一段时间，正式开班，情形大变样了。一到会上，各连、排长（学习班按半军事化管理的）首先检查学员“炮弹”准备和“弹药库库存”情况，那场景不由得你提心吊胆的。连长（以公社为连队，各辅导区为排，各学校为班）是有扣帽子权利的，“炮弹”不足，全连点名批评，“弹药库空虚”是要把你往批斗对象中提溜的，你交代不清，对不起，便与既定的“一打三反”的对象为伍了。各连都在比赛，都往县团部汇报战果，唯恐对象比别的连队少。连长大会小会强调说：同志们哪，发言稿是你的“炮弹”，多多益善，无论打向哪里，先打出去，威力大小，旁人会一目了然的。学习笔记便是你的“弹药库”，学得多记得多就是弹药储存多，这是一个正比例嘛，当老师的能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？哦，形象，精辟，挖空心思的比喻用在这里太妥帖了，我不由得击掌叫好。继而，心一沉，连长不会危言耸听的，咱是该做好准备，把炮弹填进膛，把弹药库储存充盈。

没出一礼拜，有俩老师被提溜进“反省室”，就是专门禁闭批斗对象的地方，很快，人人自危，日子不再消停。全公社的批斗对象增至八人，这下，再多的炮弹有得发了，连三民，俺俩称他蔫牛的也一晌一篇发言稿，他要显积极的，因有个姑夫是运动开始新定的“地主分子”，一旦落后了，被人抖出这个底咋办。我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，照喜财的话说，现在脑后都得长眼睛，随时应对批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。三民写东西慢，要跟上讨论会批斗会的节奏往往手忙脚乱的，有时候仅写个半拉子，他一脸苦相求我和喜财，这忙肯定要帮，想来想去要得快，就是运用毛主席语录、诗词给收个尾。喜财有时也帮一把，谁知上次差点儿闹出乱子。喜财给三民的稿子写结尾时草的厉害，又没让复述一遍，快念完时绊住了，“温良恭俭”，温字看上去像湿字，恭字像奉字，俭字像险字，糟了，已经念出口，是湿浪奉险。我眼一闭，心里惊呼：不得了——

我发言——会场有人高喊要发言。还有几个也争抢上讲台，霎时，乱嚷嚷不停。这当儿，主持会议的副连长乐坏了，急忙说：一个一个来，今儿咋这么积极



踊跃的？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”，喜财喊得早，喜财先来。我这才意识到是喜财故意大声喊叫，转移了副连长和其他人的注意力……好个急中生智，好个化险为夷！喜财哪，可算做了件大事，可算功德无量啊。回过头，我扫了一眼子慧，全红星排几十个人神情各异，有哑嘴的有瞪眼的有交头接耳的……唯她，两手捂住脸，头低着。适才的情景她肯定听见了看到了，反应一定不亚于有人在背后吓她一大跳，是大惊失色，是惶恐万分？那张捂着的脸一定写满了这样的内容。旁人不晓得，我心里很清楚。

一个月的学习班，仅有十个晚上的自由活动，允许逛街，允许看电影。县城的夜景美丽极了。劳碌一天的人们只有晚上才得空陪家人在外闲转，纳凉，休憩。其实，好些人是六点下班就出来，直逛到华灯初上还意犹未尽。今儿个刚吃完晚饭，我们仨人商量好的，非要李主任掏钱请俺看一场电影不可。撂下碗，按计划开始实施，先由喜财打头阵，他说：李主任，咱出去转转，多日像和尚一样受清规戒律的约束，得透透气，咱看场电影，放松放松。还有，县城夜景美得很，不是参加学习班，咱乡下人难得见一回。去去去，有啥好看的，能顶住工分，没心情——三民又上阵了，说：李主任，只有很好的休息，才有很好的工作。这是导师列宁的话，你没听过，孤陋寡闻了吧，走，转转看看，心情舒畅，明天开会保证有精神。木讷人也巧舌如簧了。李主任似有心动，咕哝道：咱山根工程兵学院一到晚间电灯密密麻麻，五颜六色的，老远望去跟古城（省城）的夜景差不多，热天里下凉我常看呢，唉，现在咋也稀稀拉拉……他脸色阴沉起来，不愿再说下去。我也深有同感，对外称作四一三部队的工程兵学院以前的夜景确实美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山根前灯火辉煌……听说那是个军级单位，建筑与景观是县城不可比拟的，现在呢？李主任一丝丝悲凉不言而喻。一看成了胶着状态，我把死缠烂打的战术换了个样，走上前郑重其事道：今晚的电影叫《第二个春天》，你一定要去看，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第二个春天……李主任沉吟着，咀嚼着，应该来的第二个春天是啥样？名字很吸引人，看走！



## 4

第三年，“文革”继续着，挖洞工作热火朝天在进行……

学校真的地方化了，在条块领导的过程中县“革委会”教育科这个垂直的条几乎没听说发挥领导作用，倒是公社、大队这个块管理着学校。青年教师是基干民兵，承担相应的安保任务，夜间巡逻也有份儿。村东 210 公路顺路有一溜通往南山里头的电话线叫国防线，是中央军委和成都、昆明、广州军区的联络主干线，动不动有几天就每个杆下一个民兵全线值守，说是战备需要。现在可好，接上级指示挖防空洞。李主任着急了，寻到村上，陈述的理由既简单又充分：俺七个人独立完成学校师生一百零七人的防空洞任务，就在学校院子内，到时你验收。行啊，你是咱大队第一个要求独立完成任务的单位，民兵连、共青团也没这大的口气，有胆魄。就近，快捷，便于接班人躲避核武威胁，好啊，万一不行我叫民兵连支援你们，力争提前完成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的战略任务，和美帝苏修战斗到底。支书对李主任赞口不绝。

三个人一班干开来了，每晚熬四个小时，掘进速度为每班一米。先开成宽一米五，长十米，深三米的敞口，修整成六十度慢坡，再向前掘成地道。这玩意儿保险吗？咱这儿水势浅，万一渗漏或雨水倒灌，自身难保啊。几个人都神情沮丧，但不敢说消极话，挣扎干吧，晚上一出力，整个白天都缓不过劲儿，周身酸疼，病恹恹的。李主任一见蛮痛心的，说：大家的情况我清楚，干活除用力还要用心。我给咱争取独立挖一个，就是避免天天晚上和民兵连、共青团他们熬眼，对不？呀——我恍然大悟，跟生产队田地的活一样，咱也来个重活轻做。我把想法给他俩耳语后，他们表示完全同意，三人一班变成两人一班，地道里必须放三件工具，以备“革委会”值夜班的前来巡查，李主任年龄大了，只是两班轮流劳动或检查，三民跟喜财老把主任往回掖，你走你走，还不放心俺的，今儿黑咧保证一米。三个人的活俩人干，一个人在家睡觉呢，一月多愣是没人察觉，李主任是知道的，而他并不声张，



小伙子不是铁打的，时间长了谁也撑不住。说李主任知道的原因还在于每天午后上课前和下午放学后一段时间，总有高年级的学生帮老师从地道里往出吊土呢。李主任见俺仨嘿嘿一笑，见另一班仨人也嘿嘿一笑，小声说：真用上心的，年轻人还是聪明，啊——哈——连学生也一齐笑开来。他们很乐意干挖地道的活，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劳动会得到班主任老师表扬和奖励的。其实，俺们两班串通好的，晚上挖，白天号召学生吊土，李主任也心知肚明。他一定这样想：培养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吃苦精神，也是备战紧张时刻所必须的。干吧，尽早完成任务，都甭受这罪了。受罪，甚至受伤也是自然的。那晚我和喜财一班，趁才吃过饭还有劲儿，俩人哼着歌抡起小镢头干起来，十点左右便已虚汗淋漓，精疲力竭，四个小时歇过三阵子，再歇就连胳膊也抬不起来了。我说：回家吧，实在挖不动了。喜财说：不敢，十二点大队巡查的人就来了，被他们发现人不在，明天非招祸不可。咬紧牙，慢慢来。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……”谁怕谁，我现在就怕挖土了，头昏脑涨，有气无力，抡吧……只听“铛”的一声，说不清俩人谁挖到石头还是砖块上，又听“啪”的一下，土块包着的石头砸在我的脚面……

让李主任意想不到的的是学校防空洞提前告捷，受到大队和公社“革委会”的通报表扬。

我说小伙子们，你们给我争了气，我谢谢大家。李主任挺大方的，一毛八分钱买了两盒“羊群”烟算是犒赏大家。别别别，咱这叫革命教学两不误，只是，只是……喜财直溜溜瞅住两盒烟，话又戛然而止。喜财，又卖啥关子？看你们挤眉弄眼的，莫非嫌烟太贫气？嗨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喜财大胆讲出来，令在场的人一片愕然，李主任的脸比吃了酸桃烂杏还难看。民兵连、共青团、各生产队挖地道后来都记加班工分了，唯独咱没有哇。你看，李干的脚还跛呢，流血流汗，手烂身散，李主任，你给咱争取争取，长短是个棍，轻重是个礼，叫人心里也舒服着——喜财的话一毕，众人的目光唰地投向李主任。这……如今的人都是一年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节骨眼上你们叫我“金钱挂帅，物质刺激”，谁出头谁招祸呢。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李主任怕落碍，这一回事没给大家办，俺六个人着实恨他好长时间。

这个“洞”的工程远没结束，正如我们前边所担心的那样，可能防御不了美帝苏修的核打击，万一发生核大战，一百零七名师生的性命恐怕得在地道里葬送。上级要求重新加固。加固？那就打成钢筋混凝土的地下碉堡，钢筋哪儿来？



洋灰哪儿来？你问我哪儿来，我还问你哪儿来？生产队修水渠也只拨下来几袋子和五架子车石块。咱不是正开会呢，群策群力，都动脑子，想不出来不准吃饭！李主任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大家的思维也似凝固了，一筹莫展，你瞪我，我瞅你，大口大口抽烟，霎时烟雾腾腾，咳嗽声一片。李主任一辈子心小，针尖大个事也会搅得他彻夜难眠，若非六个年轻人跟得紧，他真不知道咋样应对这瞬息万变的形势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任务。他一九五七年进校，跟一个土改时速成识字班的教员（是俺村唯一教过私塾的老夫子）搭班，成了我村初小第二位民办教师。那时念书的儿童少，俩人带三个年级，也就三十个学生，恰好我、三民、喜财开始上学，他，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。大跃进时连孩子上学也是大跃进，人数增加不少，教师还是俩人，确切地说，只有老主任一人了。咋回事？私塾老夫子已气息奄奄了。

丢下李主任一个咋办？纵有三头六臂也教不了那多的学生、那多的课程，村里只得寻上边，给北村普小分了一部分，剩下的他教复式班，坚持到“社教”，村里给增加了三个教师，“文革”初又增加了我们三个，学校也形成目前如此的规模，叫初小，实际是完全小学。

李主任眯着眼笑了，苦笑吧，大概想起十几年来不平坦的道路，至今还背着民办教师的名，又在暗自思量，加固防空洞对自己来说是破天荒的头一回，把脑子想炸，办法在哪儿？他就这么个脾性，教学成就不大，变得谨小慎微，老于世故了。他常对年轻人说：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莫让一错毁百年。

几天来，李主任唉声叹气的，又自言自语嘀咕着，俺几个人心里也干着急没法子。

地道咋加固？喜财想到他家的老窖子。这家伙脑子聪明，门道多，头一扬，眼一亮，绝招想出来了。这回还真提供了一个完整方案，虽麻烦，除了此方无他方。

六队有一废弃的砖窑，是以前落户六队的四川人给建的，或技术不过关，或因上边认为毁田烧砖为不务正业，出了两窑半生不熟的蓝砖被勒令停办了。喜财跟那四川人混得熟，听说把窑稍加修整便一定能烧出行货来，偏巧有加固地道这回事，喜财马上想到它。一提起大家都觉着可行，省工省料，更重要的还省钱、划算。李主任二话不说去找大队，磨没磨牙不知道，回来即下了开工令。自然，四川人当场外指导，全校师生加入其中，破窑烧砖的战斗打响了。叫我说，烧砖没啥神秘的，胆大心细准行。四川人把要领讲了一遍，大家都记在心上，泥活